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文章辨體彚選卷八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疏一

吳訥曰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伊尹周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厥後進言曰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

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或曰封事或曰彈文考之於史可見矣昔人有云君臣相遇雖一語而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而奚補爲臣子者唯當罄竭忠愛之誠而已爾信哉　徐師曾曰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情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

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則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為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皁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魏晉以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牓子録子之制而更其名也今將篇目定為十有四式一曰疏二曰奏三曰

章四曰表五曰彈事六曰封事七曰條事八曰對九曰議十曰啓十一曰狀十二曰劄子十三曰箋十四曰笏記至於疏對議啓狀劄六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别於臣下私相往來對答之辭也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讓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為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雖倣表詞而首尾亦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目唯本與表二者而本則稱疏焉

論政事疏

漢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

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賔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狶在代令此
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
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
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

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

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强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

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

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桀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
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
動而王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
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
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

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尰也又苦跋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姁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

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庶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

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

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

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宫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

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

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

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

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行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與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陛亡級㢆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
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
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
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
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
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

不以茝履夫甞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甞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駡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甞敬衆庶之所甞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

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

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别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

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吾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

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

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廪廪也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邉匈奴與强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

黒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虚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民吏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諫封淮南四子疏 賈誼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曽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

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少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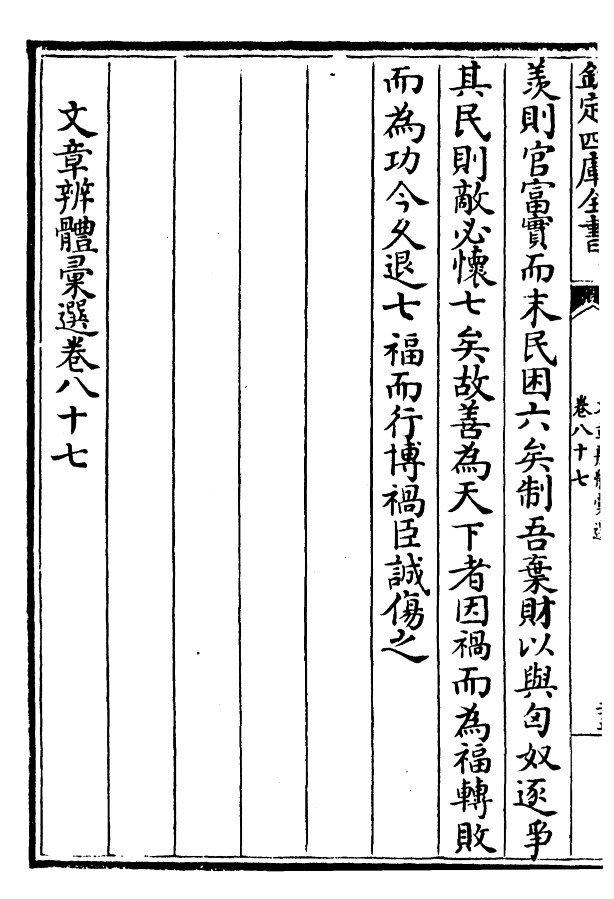
下少留計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

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

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
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
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
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
錢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



羡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文章辨體彚選卷八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八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

論貴粟疏 漢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餧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

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
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
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
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
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
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

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

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

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之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

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懐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種麥是

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頗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十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内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説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諫昌邑王疏 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慟兮説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破費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豫馮式撙銜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

朝則冐霧露晝亘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俯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言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

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

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

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疏三

諫節儉疏　漢　貢禹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

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宫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别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

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
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
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費五百萬
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
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
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
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猪所食人

至相食而厩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甚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瘗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

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

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二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諸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惓惓不敢不盡愚忠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臣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暴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

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
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
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而
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
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
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

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
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宫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
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
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宫室之度省靡麗
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
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
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

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戒妃匹勸學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慾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

衡材鴐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徳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下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静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於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

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閫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别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

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理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宫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

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

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鳬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

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
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
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在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
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
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
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
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
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

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絶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

離以千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説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説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説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

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請興禮樂疏　劉向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

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罰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

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論甘延壽等疏　劉向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㬥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慴服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

支巳誅且喜且愳鄉風馳義稽首來賔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

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九十

明 賀復徵 編

疏四

救陳湯疏 漢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漠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

君子聞鼔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
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
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横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
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
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外方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决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爲秦將南抜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
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

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義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論梁王淫亂疏 谷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

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力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汚蔑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

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廹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汚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訟馮奉世疏 杜欽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

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
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
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
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渉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討
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
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

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論罽賔使疏 杜欽

前罽賔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

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賔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匃亡所

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獘所恃以事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

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上成帝疏 薛宣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逸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

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擇賢疏 王嘉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
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
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
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内史骨肉以安張
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
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

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茍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隂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茍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罪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

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為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請寛趙氏疏 耿育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泰伯

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粤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

宮就館之漸絶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廼反覆較省内暴露私燕誣汚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

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循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深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唯陛下省察

極言時政疏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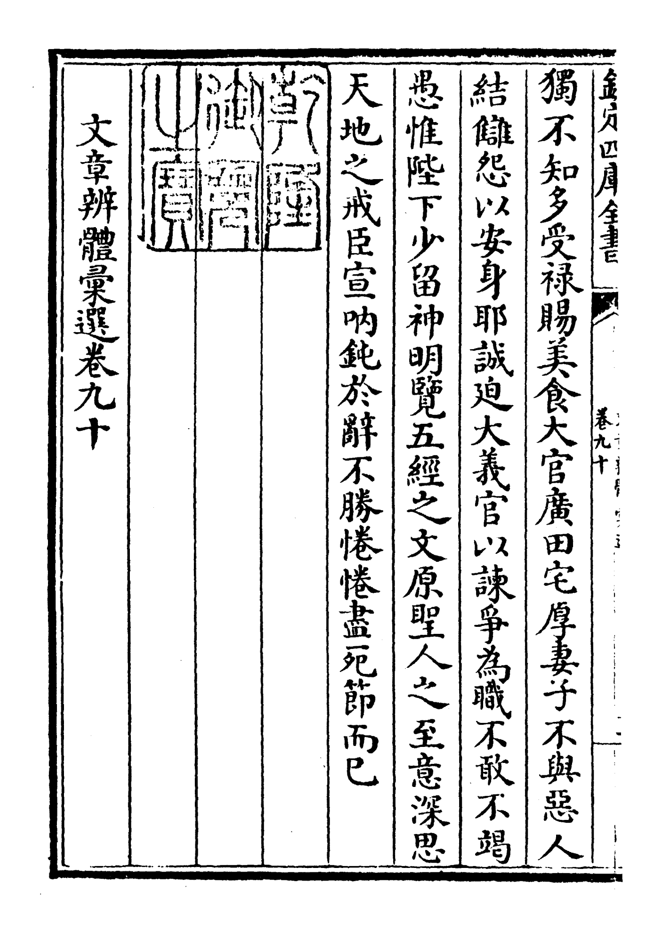
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
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
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
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
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
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
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
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

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

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禄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

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

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而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茍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



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耶誠廹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文章辨體彚選卷九十